

# 維護民族自治與特質

## ——回應趙鼎新〈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一文

● 孫 雁

趙鼎新教授在〈帝國政治和主導性意識形態——民族運動的起源、發展和未來〉一文中指出，民族主義運動與民族國家建構是社會科學領域裏的重要課題，產生了許多影響重大的理論，但這些理論又或多或少存在不足。針對這些不足，趙文提出了「帝國政治—意識形態」解釋框架，論述其在民族主義運動的形成和擴散，以及民族主義運動性質的演變過程中的關鍵作用。在此理論框架的基礎之上，趙文進一步劃分了民族主義運動在近代形成和發展的九個關鍵歷史階段，分析了各階段民族主義運動的基本特徵及形成原因<sup>①</sup>。

趙文對民族主義運動研究有多方面的貢獻，其一是推動理論的革新。現在國內流行批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不適合中國國情。然而與其抱怨，中國學者不如自己行動，做挑戰性的社科理論創新。趙文做的正是這方面的工作，而且所具備的並不是一般的雄心和視野：它不是從中國的角度批評西方有關理論的不足，而是從一個貫穿人類歷史的普世角度，以一個新的帝國政治主導意識形態的框架去解釋民族主義運動。沒有海量的文本解讀，文章就不會有這種底氣。

其二，趙文挑戰了政治學領域目前盛行的以建構主義解釋民族主義運動的方法<sup>②</sup>。建構主義強調政治推動、文化構建、政治抗爭、精英動員這些主觀因素，解釋力比較單薄。趙文的解釋框架與歷史追蹤方法，包括長時距與宏觀的權力/結構視角，揭示縱深的民族運動演繹的客觀基礎。近期俄烏戰爭的爆發，佐證了趙文所提出的帝國政治解釋框架的威力。俄羅斯的帝國行為極大地激發了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在民族主義激勵下，烏克蘭總統與軍民保家衛國的英勇行為，使他們得到全世界的尊重與支持。

其三，趙文提出的分析概念及工具有很大的分析力和實用性。比如描述民族主義的零和性和擴張性這兩方面性質的概念，有高度的概括性及準確性。零和指的是一種「只有我掌握着真理，其他都是謬誤」的思維方式，擴張指的是對非本族人的傳教動力<sup>③</sup>。零和性強調族際間的界限，擴張性弱化這些界

\* 本文為筆者在2022年2月19日「大學沙龍」上為趙鼎新教授同題講座所做的評議。

限並強調普世性。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期間有關歸化和運動員國籍的爭議，用民族主義的零和性這個概念就較易理解。零和性高的民族主義，特別在乎國籍，也在乎為國爭光；零和性低的民族主義，不在乎國籍，也不會為了為國爭光去打破規則。

本文在肯定趙文貢獻的同時，從民族主義的定義、解釋框架、歷史階段、理想型分類，以及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五個方面，對趙文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以期促進民族主義運動研究。

## 一 關於「民族主義」的定義

對「民族主義」作出定義是理解其核心內容的關鍵，而趙文沒有給出明確定義。英文裏「民族主義」(nationalism)定義的核心是「自治」(autonomy)概念，如英國民族學家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給出富代表性的定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運動，目的在於為一個社會群體謀取和維持自治及個性，他們中的某些成員期望民族主義能夠形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sup>④</sup>因此，英文定義裏一般提到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自我統治(self-rule)，這也是民族與國家——即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連在一起的原因。

從詞源上看，漢語裏「族」的演繹也與自治有關。「族」字由「方」、「人」與「矢」(箭)組成，根據《漢典》的解釋，有以旗幟招集軍隊之意，本義是聚集；古代聚族而居，引申指家族、氏族<sup>⑤</sup>。這些族群自我管理、自我保護，發展壯大到成為一個民族以後，需要更大的組織保護他們，也就有了國家。政治群體不希望被他族征服統治，所以產生民族主義。

筆者認為，強調「自治」這個民族主義裏核心的概念，也是更好理解與改進趙文提出的帝國政治解釋框架的關鍵。

## 二 關於解釋框架

趙文提出帝國政治主導意識形態的解釋框架，對其劃分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的九個階段有高度的解釋力。但是它並不能解釋：為甚麼在近代以前，非西方社會都沒有孕育出民族主義？為甚麼要靠近代西方的帝國政治催生民族主義？畢竟征服與被征服一直貫穿整個人類歷史，中國和印度就是兩個明顯的案例。本文認為，帝國政治框架下可以細劃出三個因果機制，由此便可把非西方世界的歷史例外與西方率先產生民族主義的路徑解釋通順。

第一，民族主義的產生需要一個社會群體原型存在(prototype, pre-existing)的客觀基礎。趙文劃分的頭兩個階段(猶太/基督教的零和性和民族認同的突破性發展、基督教的民族化與近代國際政治體系的誕生)，應該屬於這一範疇：即民族主義的概念最初從哪裏來？趙文的答案是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零和